

源于日常的艺术，正热忱回馈生活中平凡的你我

■本报记者 范昕

流动的自然绘于画布，仿若城市的窗帘，这几天，苏州河畔过往的行人发现，链接划船俱乐部与外白渡桥的“最美花园”里，多了几道高高扬起的“风景”。小女孩伸手牵起迎风舞动的画布，一旁的妈妈说：“你把天空抓在手里啦！”

名为《随机风景》的这件装置艺术作品，作为小红书首届马路生活节的“路边艺术展”亮相，带给人们扑面而来的艺术惊喜。为期11天的马路生活节，覆盖全市近40条马路，串起超过200场文化艺术、休闲娱乐活动，其中包括“路边艺术展”和“转角艺术展”系列。申城不缺高质量的艺术展，而这一系列展览因烟火气而富于共情力。来源于日常生活的艺术作品，正在热忱地回馈生活中平凡的你我——它们提示着艺术触手可及的另一种可能，也为美好生活打开了更丰富的维度。

街头偶遇，被艺术温柔地击中

斑驳的墙角开出艳丽的“小花”，磨损的立柱长出柔软的“蘑菇”，行走在烟火气满满的南昌路，马路沿途不时冒出的小浪漫令人不禁嘴角上扬。这是青年艺术家罗盛天发起的《花花补丁计划》，用羊毛毡制成的小玩意儿修复老旧街道的破损缺口。“很认真地走在街上寻找，找到了不少！有多可爱，大家自己去冲吧！”像在一路寻宝！真的会被这种小可爱治愈到！”社交网络上各种热情的分享，投出了网友们对这件作品的认可票。

途经苏州河畔的樱花谷驿站，犹如置身一个天气包裹的空间：“雨水”俨然一盆盘蓝色的小天灯，“多云”像一朵朵软乎乎的花糖，头上就是吹拂的“风”……OUTSIDE LAB创作的《天气乐园》，以艺术装置的方式将天气符号具象化，想要探讨的却不仅仅是环境。“天气是载体，是回忆、情绪甚至自我的投射”，而创作者的细腻心思在于，“这里没有哪一种天气是坏天气，愿每一种情绪都能温柔地包裹你”。

总计八个户外点位的“路边艺术展”，在宁静的水边，在喧闹的商圈，在开阔的广场，在狭窄的里弄，多数占地面积不大，倒是恰如其分地诠释着艺术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与街道社区的共生。“我们挑选作品的一大标准是大众看得懂，能带来温暖感和创意感。并且，这些创作者都非常年轻。”路边艺术展负责人戴显婧告诉记者。

对越来越多年轻人而言，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在“转角艺术展”中的两个室内展中，更多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来自日常。小红书十周年摄影展“他们中的我们”汇聚50位活跃用户的99幅摄影作品。脸盆里泡着的一只大西瓜；海边一个洋溢着微笑的回眸；朝着阳光用双手比出的“爱心”；落地窗边尽情起舞的阿姨……展出的摄影作品中，满满的都是生活。它们定格的对象，未必都具备美学性或当代性，更多的来自年轻人对于平凡生活点滴的触动。“青年艺术家发光计划”展则集结了活跃在小红书上的20多位青年艺术达人。作品与生活的关联及其在艺术生态里与观众、专业艺术同业者等的关联，是其重要的人展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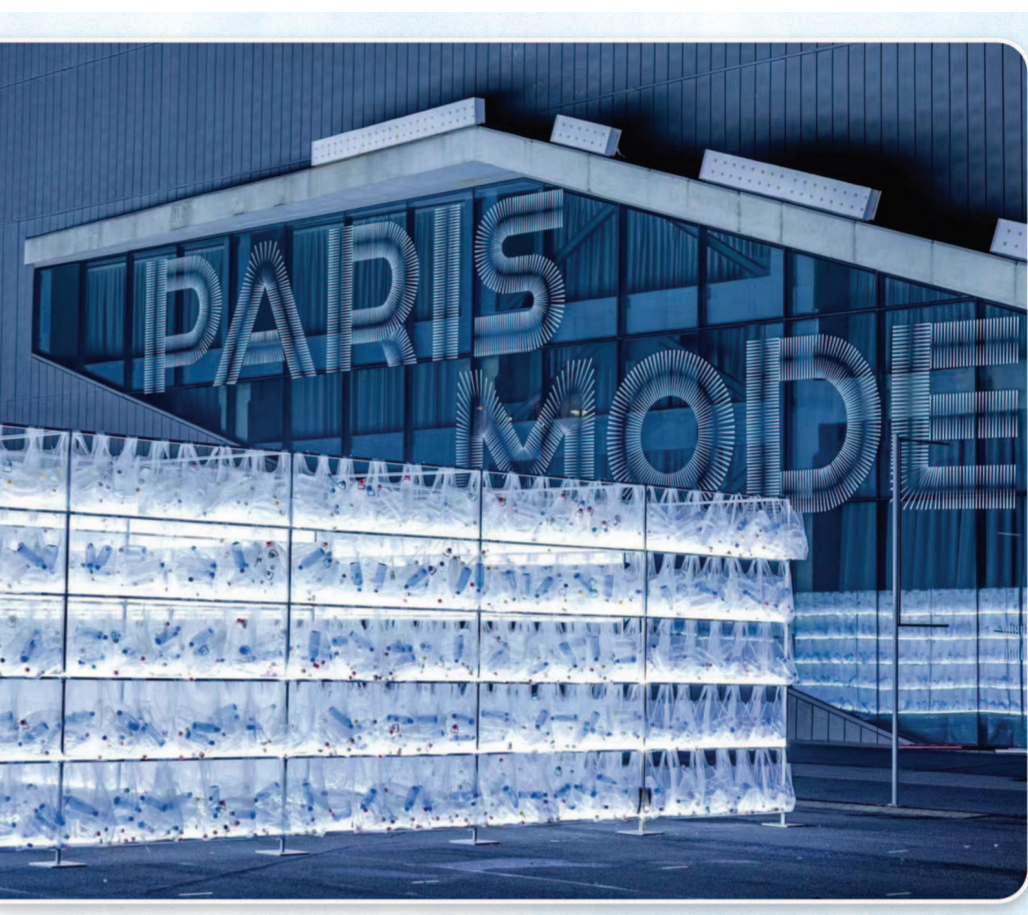
“这样的艺术展打破了艺术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用贴近生活且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主动走进大众视野，以制造‘偶遇’带来一种出其不意的惊喜。”艺术学博士、上海大学副教授黄一迁指出。如是现象在她看来，一方面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已经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开始注重丰富艺术生活，另一方面彰显出艺术更加深入生活之后的魅力。

用向上向善的力量，开启艺术与生活的有效链接

的确，马路生活节上的这些艺术作品或许专业水准不那么齐整，甚至不乏稚嫩痕迹。众多创作者中，有专业艺术家，也有素人，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科班毕业的初创艺术家。然而在业内看来，其价值在于参展者积极创造着对于真实生活的艺术表达，作品在与鲜活的人的互动中实现了艺术



▲青年艺术家罗盛天发起《花花补丁计划》，用羊毛毡制成的小玩意儿修复老旧街道的破损缺口。
▶“路边艺术展”亮相的《蓝色生活交响曲》。(均主办方供图)
制图：张继



以外的社会价值。

不少参展作品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初心。洋溢着多巴胺色彩的石库门立体装置《上海之梦》，这几天陈设在大上海时代广场前，令年轻人竞相打卡。人们或许不知道，其创作者AMAO是出生在上海的80后艺术家、动画人，用这样的创作重现儿时居住过的老弄堂。AMAO说，石库门是上海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她希望这样的文化底色永远都不会褪去，于是赶在老弄堂消失之前，把它们“搬”到马路上。《花花补丁计划》延续的是95后青年罗盛天几年前在广州美术学院院内的毕业作品。面对城市建筑老化的切面和边角，他想用毛毡花这样的艺术表达，为街区打个温柔的“补丁”。

看到如此暖心的尝试，很多网友表示也想一同参与，于是，线下组队的“小花侠”越来越多，花花补丁从广州被带到全国各地。有意思的是，花花补丁不仅为城市增添着一抹抹亮色，给城市“打补丁”的过程，也治好了罗盛天的“社恐”，他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

现身“青年艺术家发光计划”展中的《第六频道》，此前也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水花。创作者00后女孩宁诗涵，刚刚迈出中国美术学院，这是她的毕业作品。看到成都某老龄化社区里年近80岁的白大爷获得外部信息的唯一渠道是一台收音机，并且只能收听五个频道，女孩用人工智能为大爷增添了一个特别的频道，陪伴老人

度过漫长的闲暇时光。这档“独家FM”像连续剧般播报着一部由女孩和ChatGPT一起完成的小说，内容正是关于大爷所在社区的原住民。网红艺术博主曾bobi作为展览的推荐官，将《第六频道》推送到更多人的眼前。他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站在这件作品面前时收获的沉浸式的感动，坦言“这件作品更大的意义在于，让这样一群老人被看见”。

不单尽显与百姓生活的连接，很多参展者还都是活跃在小红书上的艺术博主，作品早已在与网友的频繁互动中收获关注与喜爱，又或将带着来自大众的反馈投身新一轮创作。这种不一样的艺术交互方式，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创作循环。

在“青年艺术家发光计划”展负责人凌音看来，当代艺术相比从前的经典艺术，或是早期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背景大不一样。当代艺术本身就与生活分不开，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天然给创作带来取之不尽的灵感。黄一迁直言：“不要以为通俗艺术就比高雅、经典的艺术来得更容易。如何深入生活获得真正有创意的艺术表达，对艺术家来说可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认为，艺术固然需要关注百姓生活，但不能全然被大众偏好带着走，尤其需要避免刻意迎合一些“三俗”趣味。如何适度引导，渐次用艺术的方式提升大众的艺术欣赏水平，带来向上向善的力量，是艺术家需要思考的。

《遗落梦之境》《聊斋之黄九郎》《冲出麦田》入围“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 托底保障+试错空间为原创新作护航

■本报记者 姜方

80多名观众和评审、导师一起，见证了三部风格各异的原创新音乐剧在上海破土而出，交出了自己的第一张答卷。2023“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剧本朗读会昨天在上海文化广场举办。从今年68部投稿作品中脱颖而出的三部“孵化计划”入围作品——《遗落梦之境》《聊斋之黄九郎》《冲出麦田》迎来了对它们的首轮考核。

从2019年诞生至今，“孵化计划”共计收到来自573人次的410部原创投稿作品，“孵化出《南墙计划》等原创新音乐剧作品十余部。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孵化计划”发起人费元洪告诉记者，五年来通过这个平台，中国音乐剧的本土原创力量蓬勃发展，为产业发展提供良性循环的探索实践。今年，随着上海文化广场音乐剧中心的启用，“孵化计划”将进一步为创作者们提供更好的资源与平台，为更多“上海出品”音乐剧保驾护航。

三部原创新作初露锋芒

从关注心理健康与创伤经历的现实题材，到经典志怪小说的全新改编，再到农村青年寻找自我的励志成长故事，《遗落梦之境》《聊斋之黄九郎》《冲出麦田》这三部“孵化计划”入围作品在呈现出差异化样貌的同时，皆以“人情”串联故事脉络，蕴含浓厚的人文主义底色。在昨天举行的八小时剧本朗读会上，三部作品首次公开呈现了剧本朗读及音乐选段演唱。入选孵化计划最终轮的作品将步入下一阶段开发，迈出走向市场的稳健脚步。

《遗落梦之境》编剧及作词李霖霖介绍，从去年9月开始创作至今，作品的大纲已修改了十余版。第一次的导师会上，两位创作者与导师张真进行了足足七个小时的讨论。作曲周宇帆表示：“我们终于不再是两个

人在战斗了。孵化团队带来了更多灵感和新鲜的想法。在孵化计划评审王海笑看来，故事本身足够“有趣”，是《遗落梦之境》的一大亮点。“同时，作品所关注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当前中国的音乐剧市场上较为少见的题材，国内也需要此类具有现实意义作品探索。”

而《聊斋之黄九郎》的出现，则令评审们不约而同地感慨，“终于有人对‘聊斋’下手了”。此次入围的《聊斋之黄九郎》，是对经典东方志怪故事进行音乐剧改编的一次全新探索尝试。在中国观众的眼中，“聊斋”这一IP本身即独具风采，有着良好的观众认知度、故事基础和商业价值。作词高媛表示：“我们对东方题材进行现代思考，希望呈现2023年的黄九郎，而不是当年蒲松龄眼中的黄九郎。”经历六次导师会后，《聊斋之黄九郎》已完成剧本二稿，并将继续夯实基础，打磨作品的故事内核与音乐风格。

《冲出麦田》则是五届孵化以来，第一部先有作曲后匹配编剧的作品。最初的投稿由王富有一人独立完成。音乐剧专业出身的他以歌曲创作见长，创作的乐曲明快抓耳。但要编词、词、曲全部一人创作，其难度可想而知。为解决作品在剧本方面的薄弱，评审们充分发挥孵化的平台优势，为《冲出麦田》匹配了已有一定孵化和编创经验、2022孵化计划优秀作品《一生》的编剧温昭逸。温昭逸与王富有一起重新梳理故事脉络，探寻抓住农村故事与当下时代的连接点。谈及与导师胡晓庆的相处，两位创作者表示，导师让他们在拥有自由创作空间的同时，给了他们明确的反馈和方向。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主创们将继续思考作品的核心表达，完善音乐结构，让故事“落地生根”。

建立国内原创新音乐剧产业服务平台

由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主办、南京海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已迈入第五个年头，经过多年探索开辟了自由孵化、定向孵化、特邀孵化等多个赛道，建成以“资源、机制、人才、权益”为核心的音乐剧产业平台。其中，《南唐后主》《生死签》《对不起，我忘了》《无法访问》《南墙计划》5部优秀原创新音乐剧作品已成功实现商业制作，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热烈反响，不断探索华语音乐剧独有的审美表达。

在为市场持续培育、输送优质原创新作的同时，“孵化计划”亦成为了音乐剧创作者人才共享资源、共同成长的课堂。作为目前国内首个原创新音乐剧孵化项目，“孵化计划”为创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具有托底保障和试错空间的平台。谈及孵化的机制优势，费元洪表示：“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给艺术家更多资源去成长。在这个机制当中，有主创会、导师会和考核，大家在互相监督的过程中前进，为大家的创作提供保障和起到粘合剂的作用。”

随着今年上海文化广场音乐剧中心的启用，这个集内容孵化、人才集聚、先锋实验等功能于一体的“空间”，将成为音乐剧的“实体孵化器”，连接演出、制作、创作、经纪等产业链多个环节，填补国内音乐剧原创服务平台的空白。



周信芳(右)与马连良合影，摄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京剧院供图)

■本报记者 王筱丽

96年前，在上海天蟾舞台，“麒麟童”周信芳与“四大须生”之首马连良首次同台演出，一演便是两个月，轰动全城。一位是海派宗师，一位是京派巨匠，此后时有互动的二人为京剧老生流派和京沪两地的京剧艺术交流奠定了基础。为续写这段梨园佳话，上海京剧院与北京京剧院携手，将于九月初举行“南麒北马艺术千秋”系列演出。昨天下午，一场特别的分享会在天蟾逸夫舞台·蟾空间举行，众人共同追忆心中的大师。

京剧舞台上老生流派众多，说到代表人物，离不开“南麒北马”，两人的学艺生涯、成名道路、演剧思想、人生际遇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后来，周信芳成为上海京剧院的第一任院长，马连良成为北京京剧院的第一任团长暨北京京剧院奠基人，京剧“麒派”艺术在上海传承发扬，北京也成为“马派”艺术的重镇。“‘麒派’雄浑苍劲，‘马派’洒脱飘逸，迥然不同又各显异彩。”上海京剧院院长张帆表示。值得一提的是，马连良与上海缘分颇深，自上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他在沪共演出了近30次，有时候甚至要住半年之久，为方便演出还曾考虑在上海置业，而“马派”二字更是最早见于上海报纸。

在分享会的现场，一张周信芳与马连良的握手照片引人注目，彼时二人正值30多岁的风华时光，虽已各自成名，但依旧精诚合作。“为何你们的生意比其他院好？”1927年在上海演出的后台，有媒体这样询问马连良。马连良给出回答：“我们争的就是一口气！”据马连良艺术研究会行政总监、马连良嫡孙马龙介绍，当时京剧老生之间同台演出的情况并不多见，谁唱压轴、谁唱大轴也常会引发争论，但周马二人并不介意，双峰并峙，互相衬托。在马连良之女马小曼的记忆里，周信芳与马连良以兄弟相称，“周先生到家里来做客，他们谈论的都是戏，艺术就是他们的生命”。

周信芳与马连良第二次的合作同样震动梨园，那是在1933年的天津，两位大师在春和大戏院联袂演出《借东风》等剧目。演出前，春和大戏院老板孟少臣特地借了理发店的转灯，在里面写上二人的名字并挂在戏院门口，以这样别出心裁的方式打出双头牌演出广告。此次系列演出，“麒派”与“马派”传人将继续前辈艺术家的合作佳话，不仅有陈少云、朱强领衔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传统名剧《战长沙》，也有年轻演员带来的流派经典《徐策跑城》《春秋笔·杀驸》以及合演大戏《一捧雪》。作为当今“麒派”的领军人物，今年已经75岁的陈少云还将在《战长沙》里“扎靠”。在他眼中，周信芳传递给后辈的不仅是舞台上的累累硕果，更是一种深厚的演剧精神，“‘麒派’艺术是博大的、精妙的、创新的、发展的，希望更多年轻人站在我的肩膀上，一步步往前走，让始于两位先生的‘南麒北马’合作能够代代相传”。

“从表演意义来说，‘麒派’与‘马派’是最能够代表京剧艺术特色的流派。”“马派”表演艺术家朱强表示。在他看来，戏曲四大基本功唱念做打，“麒派”与“马派”将以念白和表演为主的“做派老生”的风采演绎得淋漓尽致。“唱具有韵味，做同样值得细究。”朱强观察到，如今无论是在舞台还是学校，“做派戏”呈现了式微的趋势，年轻一代对演技的琢磨有待提高。“希望系列演出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做派老生’，演员传承、继承好基本功，才能够实现京剧艺术的完整表达。”“南麒北马艺术千秋”系列演出将于9月1日-3日登陆天蟾逸夫舞台。

「南麒北马」续佳话，一展「做派老生」风采



《遗落梦之境》《聊斋之黄九郎》《冲出麦田》这三部“孵化计划”入围作品在呈现出差异化样貌的同时，皆以“人情”串联故事脉络，蕴含浓厚的人文主义底色。
(上海文化广场供图)